

逾500位演員詮釋大時代小人物

《絲路·海魂》訴說輝煌歷史

【大公報訊】記者黃璇報道：由香港舞蹈聯會主辦，大型舞蹈詩《絲路·海魂》近日在葵青劇院公演。該節目聯同本港十多位著名編舞家及香港舞蹈聯會的五百多位舞蹈演員攜手演出。演出前主創團隊部分成員，包括總導演羅耀威、副總導演陳俊、製作總監杜紹樑及陳少鈺接受大公報專訪，暢談這部大型製作的台前幕後。

緣起「一帶一路」

「《絲路·海魂》是香港舞蹈聯會創編的第九部大型舞蹈詩，籌備用時一年多。創作的緣起，是來自對「一帶一路」規劃提出的研究和探索」，總導演羅耀威介紹，早在二〇〇四年，舞聯就創編了以敦煌為題材、代表陸上絲綢之路的舞蹈詩《絲路流金》，而海上絲綢之路則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今次的創作以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與海上絲綢之路為創作背景，重溫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以及鄭和七下西洋的深遠影響。」

但整齣劇並非以歌頌鄭和個人功績為主旋律，重點關注的是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奮鬥史，這令觀眾感到耳目一新。羅耀威說：「為了豐富舞蹈詩的故事情節，我們創作了阿泉和阿銀這對青年戀人角色，來演繹大時代背景下，平凡人為追逐夢想，至死不渝的愛情故事。」



合影時豎起大拇指，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大公報記者黃璇攝

男女主角阿泉和阿銀分別由兩位資深舞蹈演員陳俊、王璋瑜扮演。身兼副總導演、編導、男主演多重身份的陳俊，從十八歲出演舞劇《梁祝》裏的梁山伯開始，先後主演超過三十部大型舞劇、舞蹈詩，《絲路·海魂》是繼二〇一三年《一條大河》、二〇一七年《火龍傳說》之後，他與香港舞蹈聯會共同創作的第三部也是全新的一部舞劇。陳俊表示，與女主角王璋瑜是首次合作：「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戰，在舞蹈藝術方面，《絲路·海魂》糅合了現代舞、中國舞、芭蕾舞等等諸多元素，還包含一些難度頗高的動作，以及如

何將男女主人公相識、相知、相戀的情感發展內心外化，讓劇情更加跌宕起伏，這些都需要時間來磨合。」最終，兩人在舞台上呈獻的舞蹈動作乾淨利落且配合默契。

展現大國風範

訪談間，製作總監杜紹樑及陳少鈺也談到了組織和創作中比較困難的地方：「康文署為我們提供了一百二十個小時的場地時間，但我們有超過二十個舞蹈團體、五百多位演員出演。」由於排練時間短和各舞團分散排練，因此舞蹈主體的連貫遇到了不少的困難，同時由於經費不足和場地有限的問題，許多

構思都受到限制，「但大家都是憑着對舞蹈的熱愛，幾經磨難，終於都在舞蹈聯會屬下各舞團的群策群力、通力合作下排除萬難。」

舞蹈詩《絲路·海魂》以歷史畫卷形式展現中華民族的大國風範，在征服海洋的壯舉中，表現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主創團隊一致表示，希望這部製作能引領新一代人奮發自強、撫今追昔，重塑歷史的輝煌。陳俊特別提到，如果有機會，非常希望將《絲路·海魂》帶到大灣區演出和交流，促進大灣區文化藝術的合作與發展。

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 www.assn-hkdc.org.hk，或登入Facebook「香港舞蹈聯會」。

部分圖片：香港舞蹈聯會提供



第一幕《夢·海》中的大海之舞

演員心得

演員刻苦 樂在其中

【大公報訊】記者黃璇報道：《絲路·海魂》不僅凝聚了主創人員的心血，更傾注了香港舞蹈演員的熱情，參演人員由來自香港舞蹈聯會屬下的二十多個團體、年齡由五至八十歲的業餘舞蹈愛好者組成。不少演員雖然兼顧着自身的工作，但對排練時間緊、強度大、節假日停休等種種困難毫無怨言，全身心地投入排練，相互鼓勵支持，力求將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

來自小水點舞團的小舞者梁永樂今年十歲，由三歲開始習舞，也多次登台演出。他告訴大公報記者：自己有獨舞的經歷，所以不會緊張怯場。即使是節目中短短的一幕，每個星期都要排練多次，每次時長兩三個小時，「但辛苦是值得的，能上台表演就很開心。」

踏歌社的演員羅敏從事保險行業，她表示她和隊友們都是靠收工或者業餘的時間排演，「由於排練的場地不大而且時間有限，有時我們還要自己找場地排練，但大家都不怕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完成整個節目。」



▲梁永樂



▼羅敏

圖：大公報記者黃璇攝



修補缺憾 莫失莫忘

《未忘之書》動人心弦

佛琳



藝術賞析

鄭迪琪編劇、陳焯威導演的《未忘之書》，作為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的作品，在狹小場地內能發揮高度的感性能量。這是一齣典型的家庭倫理劇。單親媽媽芬姐（姚潤敏飾）辛苦半生，將三個子女撫養成人，現在終於展開退休生活。芬姐將自己的住所裝修，於是暫時搬進二女兒晴（陳籽沁飾）的小房子居住。正是「相見好，同住難」，芬姐與晴之間多接觸而加深摩擦，然後勾起多年來埋藏在二人心中的一段未忘往事，再加上大女兒惠（馬沛詩飾）和三兒子恆（趙展禮飾）的推波助瀾，四人家最終來個深情告白，骨肉難離。

鄭迪琪編寫的劇情以人物個性為主導，角色本身的性格乃是家庭關係崩潰的引火線。芬姐個性豪爽也許不是天生而定，她早年在澳門結婚，但與丈夫卻未能修成正果。編劇善用了這個全場不出場的隱藏角色——丈夫／父親。早逝的丈夫成為芬姐與兒女之間埋藏多年而難解的鬱結，同時讓觀眾追看劇情，希望發現事情的真相。

倫理親情 追憶往事

晴亦有其獨特個性。小姑獨處表面上與世無爭，但更似避世而不願與他人深交，藉此掩藏多年來內心的創傷。編劇沒有對晴的個性作出深入描寫，但側寫的手法

▲晴希望擁有個人生活空間

觀演距離 限制想像

這樣的一個家庭倫理故事，大概也是老生常談。透過人物個性來建構戲劇衝突之餘，編劇亦運用時空交錯，安排三個子女的不同場合穿梭劇情，以此作出今昔對比。童年的子女對於父親的深刻印象，對照現今各人對亡父不同程度的淡忘或加深記憶，對劇情都能產生動人的筆觸。不過另一方面，三名幼童穿梭劇情

的分布逐漸走進觀眾的預期之內，再加上黑盒劇場搭建得非常寫實的家居布景，令導演在空間調度方面沒辦法作出更多具想像力的處理，導致演出進程逐漸變得呆板。

黑盒劇場親近的觀演空間，一方面讓演員細膩的感情容易傳達，但另一方面亦削弱了適當的觀感距離。《未忘之書》劇中兩名兒童演員在不同場合輪流演出，我觀看的場次中，三名兒童演員的真實年齡和身形都較角色年長，雖然觀眾都會接受他們演繹的幼童角色，但在個別場景怎也有點「過度扮演」的情況。倘若編劇和導演能夠適量調節兒童演員的出場次數或台位安排，全劇的虛實處理將更有效，就像最後一場芬姐與三個幼童角色相聚，從前和現在的恩怨都能一笑而消除。

▲單親母親與三個子女共處困難

成年演員方面，姚潤敏與陳籽沁肩負了全劇的主要戲分，二人的角色外在形象和內在心態都有恰如其分的處理。前者在劇末述說「吃燒乳鴿」的台詞，層層迭進，徐疾有致，一方面讓觀眾想像到家庭破碎的背景成因，同時亦強化了其角色多年來肩負家庭重擔的動力。陳籽沁自然而深情地塑造角色個性，亦令該角色的形象立體而可信。晴一直守護着為亡父保留的畫冊，對於這本《未忘之書》的執著，陳籽沁透過銳利的眼神和倔強的台詞，充分展現子女不忘前事的堅毅意志。她向母親（芬姐）講述多年來心中抑壓，真摯感情流露，台詞表達流暢，讓觀眾深切感受角色的內心傷痕。香港話劇團供圖，攝影：Ilan Yu, Jeffy Lau



▲母親在劇末與子女一笑解恩仇



▲兒童角色穿梭劇情